

暮 日 耀 光

韦庆远
著

张居正与
明代中后期
政局(下)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暮日耀光 (下)

张居正与明代中后期政局

韦庆远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总目

绪论 有关张居正研究的若干问题·····	1
第一章 早岁峥嵘·····	26
第二章 生于忧患·····	51
第三章 科举道路和翰苑生涯·····	62
第四章 政治上的失落和彷徨·····	79
第五章 山居未敢忘忧国·····	111
第六章 重新投入政治的漩涡·····	133
第七章 嘉隆交替与张居正入阁·····	155
第八章 隆庆内阁的矛盾斗争与张居正地位的上升·····	174
第九章 隆庆内阁的成就和张居正的作用·····	264
第十章 隆万交替与张居正独揽朝纲·····	361
第十一章 幼年万历与张居正特殊形式的君臣关系·····	413
第十二章 “江陵柄政”首重整饬吏治·····	441
第十三章 为天下理财·····	488
第十四章 申严军政，发挥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	575
第十五章 厉行法治，刑期无刑·····	610
第十六章 对驿递制度的整顿和改革·····	631

第十七章 整治漕运和高拱、张居正的分歧·····	649
第十八章 敦本务实的学术思想和执行文化专制政策·····	679
第十九章 以夺情事件为中心的反张高潮·····	700
第二十章 屹立在权势的巅峰上·····	714
第二十一章 张居正去世与政局大变·····	741
第二十二章 功罪凭公论，青史有是非·····	779
张居正和明代中后期政局大事记·····	795
引用文献和参考资料·····	821
后 记·····	833

下册目录

第十一章 幼年万历与张居正特殊形式的君臣关系

- 第一节 幼年万历身份地位和心理的巨大变化····· 413
- 第二节 万历皇帝“小时了了”····· 416
- 第三节 君臣关系的蜜月期····· 421
- 第四节 张居正为“致君尧舜上”的努力····· 427

第十二章 “江陵柄政”首重整饬吏治

- 第一节 “江陵柄政”的主要内容····· 441
- 第二节 以整饬吏治作为推动全面改革的杠杆····· 445
- 第三节 以戒谕和考察百官作为整饬吏治的起步····· 450
- 第四节 启迪万历，首重选贤任能····· 453
- 第五节 调整中枢人事，健全朝廷班底····· 456
- 第六节 创立和推行“考成法”····· 459
- 第七节 修改和充实吏治律例····· 463
- 第八节 奖勤罚怠，倡廉惩贪····· 470
- 第九节 在整饬吏治中存在的恩怨问题····· 476

第十三章 为天下理财

- 第一节 开源节流，扭转“国匮库竭”困境····· 488

第二节	面对严重赋役不均的社会经济现状·····	498
第三节	着手处理里甲、经催、投靠、优免四大问题·····	503
第四节	从正德到隆庆丈田的屡行屡败·····	518
第五节	万历初年在全国推行的丈田运动·····	527
第六节	万历清丈的过程、特点和评价·····	534
第七节	嘉靖初年到隆庆时期一条鞭法的屡试屡止·····	546
第八节	万历初年一条鞭法在全国的推行·····	553
第九节	推行一条鞭法对改善民生国计的重大贡献·····	565
第十节	改行一条鞭法的历史意义·····	569

第十四章 申严军政，发挥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

第一节	亦相亦帅，掌握战和全局·····	575
第二节	区别鞑鞑各部，采取“东制西怀”的战略部署·····	579
第三节	穷剿海盗，遏止“倭寇”侵扰·····	585
第四节	对少数民族反抗活动的血腥镇压·····	591
第五节	慎选善用，充分发挥戚继光、李成梁等人的将帅之才·····	595

第十五章 厉行法治，刑期无刑

第一节	明中叶以来的法弛刑滥·····	610
第二节	法一律恒，有法必依·····	614
第三节	“治乱国，用重典”，“严治为善爱”·····	619
第四节	明刑执法，注意慎刑·····	623

第十六章 对驿递制度的整顿和改革

- 第一节 明代的驿递制度及其中叶以后的败坏····· 631
- 第二节 修订法规，严申纲纪，彻底整顿驿递制度····· 636
- 第三节 驿役从民当转为官募官当，逐步纳入一条鞭法····· 644

第十七章 整治漕运和高拱、张居正的分歧

- 第一节 明代前期漕运的演变····· 649
- 第二节 高拱与张居正对整治漕运的分歧····· 653
- 第三节 高拱与张居正对恢复海运的分歧····· 661
- 第四节 修订规章，严厉整饬漕政····· 669
- 第五节 采纳潘季驯“束水攻沙”之法，整治漕河取得成效····· 672

第十八章 敦本务实的学术思想和执行文化专制政策

- 第一节 在明中叶斑驳陆离的学术思潮中独树一帜····· 679
- 第二节 “端正士气”，反对讲学····· 682
- 第三节 执行文化专制政策····· 687

第十九章 以夺情事件为中心的反张高潮

- 第一节 夺情事件发生前夕的斗争····· 700
- 第二节 夺情事件发展为夺权和反夺权斗争····· 704

第二十章 屹立在权势的巅峰上

第一节	专权独断，骄盈自用·····	714
第二节	乐谀好奢，富贵移人·····	718
第三节	三子高中与游七招摇·····	726
第四节	君臣关系的逆转·····	732

第二十一章 张居正去世与政局大变

第一节	张居正去世前后的微妙局势·····	741
第二节	对张居正、冯保的总清算·····	745
第三节	万历皇帝原形毕露·····	757
第四节	改革夭折，变乱蜂起·····	761

第二十二章 功罪凭公论，青史有是非

第一节	在清算张居正狂潮中涌现的清醒言论·····	779
第二节	“古今兴废事，掩卷三太息”·····	787

张居正和明代中后期政局大事记·····	795
---------------------	-----

引用文献和参考资料·····	821
----------------	-----

后 记·····	833
----------	-----

第十一章

幼年万历与张居正特殊形式的君臣关系

第一节 幼年万历身份地位和心理的巨大变化

万历皇帝朱翊钧在其儿时，曾经历过一段异常坎坷尴尬的人生历程，其身份地位曾受到过不应有的巨大侮辱和损害，有过非同一般的大落大起。这完全是由于当时皇族的亲缘关系被人为地扭曲，由于他的嫡亲祖父嘉靖皇帝朱厚熜的反常心态，以及宫闱内为争宠夺位形成的险恶形势造成的。

万历出生之时，恰是嘉靖皇帝迷信玄道最狂热的时期，又是他父亲裕亲王朱载垕正在失宠、前途未卜的时期。他的出生，正好触犯上嘉靖皇帝执迷相信“二龙不相见”的忌讳，受到皇祖父毫不掩饰的深入骨髓的憎恶。身为嫡亲皇长孙，皇位第二顺序候补者，却不得将出生信息奏闻，不得命名，不许庆贺，不准编写入玉牒皇谱，直到嘉靖“成仙西去”之前，他只是一个匿养在裕王府的无名小厮，不具有任何正式身份的“厌物”。当时，这个可怜的小皇孙，实际上是生长在一种特殊的难以捉摸的暧昧环境之中，其地位亦贵亦贱，其前景不明不晦。当然，当时他还在稚龄，还不可能真正理解自己正站在至尊至贵和至

卑至贱的岔口，还不可能意识到自己正处在安危祸福的分界点上。他当时也无法体会到，在皇室宫闱之内，其中宗法伦理关系的失序，实有过异于常人常理之处，有着独特的冷酷无情和罕见的暴虐性质。矛盾百出，危机四伏，伴随着这个皇长孙度过自己不平凡的童年。

但随着嘉靖去世，隆庆登基，便立即给儿童时期的万历带来了身份地位的根本性变化。

隆庆元年（1567）正月，朱载垕刚加冕为帝，即给自己已经五岁的儿子举行了命名典礼，赐名翊钧。这个名字是经隆庆君臣精心选用的：按照中国传统的文字字义解释，翊，意即翊赞、翊卫，也意味着小心翼翼和恭敬^[1]。钧，具有居于穹苍中央的意义，即所谓“钧天”，更重要的还在于，钧也指承担国家政务重任、掌握国家大权的人。很显然，这是通过选字命名，为这个皇长孙曾遭受过的不公平待遇委婉而严肃地表示不平，是对嘉靖执拗偏见的间接矫正。隆庆二年三月，又举行了隆重的册立朱翊钧为皇太子的仪式。在册立诏书中，庄严宣告翊钧“正位东宫”，“上以奉九庙神灵之统，下以慰兆人翊戴之心”^[2]。诏文中还把这个不久之前的“厌物”，吹捧为“英姿岐凝，睿质温文，仁孝之德夙成，中外之情允属”^[3]。于是乎，朱翊钧便恍似秃毛鸡雏跳上枝头变凤凰，从被重压在最低层一跃登上接近政权金字塔的最顶端，居然被美化成为资质卓异，品学兼优，神人同钦共戴，是天命所归的候补皇帝，是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储贰之君了。

处此情境的朱翊钧，好似从一场噩梦中震醒过来，又急转进入另一天地迥异、似幻还真、匪夷所思的境界，没完没了地接受叩拜、祝贺和颂扬；高踞在东宫御座上傲视殿前列队成排摆设有秩序的仪仗，威武雄壮手持金瓜斧钺以拱卫自己的锦衣官兵、大汉将军；为伺候本人起居作息的大小宦官和宫女，俯伏在地给自己进行辅导的翰林讲读官；朝覲时震耳欲聋地山呼千岁的文武大臣。凡此种种，都令他目晃色摇。

[1] 《汉书·礼乐志》谓：“附而不骄，正心翊翊。”

[2] 《明穆宗实录》，卷一八，隆庆二年三月辛酉。

[3] 《明穆宗实录》，卷一八，隆庆二年三月辛酉。

大落大起是如此突然，其变幅又是如此巨大。他懵懵然被解脱了前此的困境，又身不由己地被推上另一舞台，扮演着迥异于前的特型角色，底蕴何在？原因何在？在他幼小的心灵中也必然会引起思索。关键之处在于嘉隆交替及因此而引起的权力转移。他是从茫然、愕然，然后欣然接受自己身份地位巨变的。根据直觉感受，他乐于享有并且不难适应这种骤降的殊荣。

更值得重视的是，上述变动对于朱翊钧思想意识方面有深远的影响，哪怕他本人由于年幼，对于襁褓时期的旧事无法有清晰的切身记忆和体会，但身为皇孙，却被剥夺尽起码的权益，而被迫匿养长达数年之久，此事在宫内外都是备受关注而被认为骇人听闻的。翊钧的母亲、深知其中酸苦的李贵妃——万历嗣位以后的李太后，以及近侍人等，是肯定会在翊钧贵显之后，将他本人以至裕王一支所曾受过的压抑和歧视，其前后原委经过告诉他，甚至以此作为对他进行规导教诲的材料，启发他十分珍惜和加意维护得来不易的至尊地位，无比重视和牢记掌握权力的重要性。当一切尊荣富贵逼人而来，各式谄媚吹捧轮番奏演之时，对于一个本来无声无息的幼童来说，确实是他人生历程中的崭新现象，必然会在他原来的心理层次中迸发出一种急转弯的亢奋，自然会迫使他一再进行大幅度的心理调整，用以适应两极变动的客观事实和人际关系，从而产生新的感知和心态，锻造出有异于前，又不同于一般常人的独特性格：从某种比较单纯的怯懦自卑一变而为虚骄和过敏相糅合的过度自尊；对人处事总怀着某种潜在的防范和敌意；高度警戒和防卫任何可能再受到的侮辱和损害；报复性特强，对来自任何方面被怀疑有碍于自己尊严和利益的思想行为，都满怀愤懑，总要伺机予以猛烈的反击，索要加倍的补偿；但有时又颇善于暂时掩饰自己真正的爱憎感情，等待最有利最合适的发作时机。由于身份骤升，也助长了某种执拗性的自信。这些心理状态，在当时可能还处在萌芽期和相对模糊的状况之中，朱翊钧本人甚至还未具有对此进行理性概括和体认的能力，但作为一种正在滋长的潜在意识，却肯定是存在着的。其后的大量事实将证明，它们是如此强烈地支配着万历皇帝的终生。

第二节 万历皇帝“小时了了”

童年的万历本来是一个聪明早慧，又颇有才情，比较明白事理的孩子。《明史》卷二〇，《神宗本纪一》载：

隆庆二年（1568）立为皇太子，时方六岁。性岐嶷，穆宗尝驰马宫中，谏曰：“陛下天下主，独骑而驰，宁无衔橛忧。”穆宗喜，下马劳之。

陈皇后病居别宫，每晨随贵妃候起居。后闻履声辄喜，为强起，取经书问之，无不响答，贵妃亦喜。

他在刚嗣位之初，便亲自处理了两件事，应该说都是比较得体的。《明神宗实录》卷一又记载：

十岁时，穆宗恭妃遣人持金壶闯出宫门，遗其家，为门者所奏。诏令以百金授妃，曰：“即家贫，以此给赐，先帝赐器，不可出也。”

又载：

文华殿角门柱础，忽有“天下太平”字迹，拭之不灭，辅臣以为瑞，请上临视。上见之不怪，曰：“此伪也。”从来天书之伪，善惑人主，而上以冲龄，独断其非。

或有疑曰，这些官方记载，无非是史臣谀君之言，不足为信，但若参以当时一些有机会接近他，甚至有意对其登基后的表现进行了解的中外人士反映，特别是从他嗣位初期三四年内的言行活动进行观察，都可以得出这样的印象，即童年时期的万历不失为了了，他曾经比较注意学习，也一度关心治理国政，起码够上一个中上质稟的稚龄皇帝。

当时外藩专门进行的情报工作也证明了这一点。隆庆皇帝在隆庆六年（1572）五月去世，作为主要藩属的朝鲜国王李昖，在六月即派千秋使金添庆等人来北京吊唁，其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详细了解有关明朝新帝的情况。当年十月，金添庆回国，对李昖稟告说：

皇帝性稟英明，……别无垂帘摄政之事。先朝废斥之臣多被召用，民情欣幸，以为年虽幼冲，非隆庆之比云。^[1]

到万历正式举行登基大典，朝鲜又专派贺登极使朴淳来华，顺便更具体地了解新帝的表现和动向。使者回国后稟告说：

皇上年方十岁，圣质英睿，自四岁已能读书。以方在谅阴，未安于逐日视事，故礼部奏准每旬内三、六、九日视朝，仍诣文华殿御经筵。《四书》《近思录》《性理大全》皆已毕读，自近日始讲《左传》。百司奏帖，亲自历览，取笔批之，大小臣工，莫不称庆。慈殿〔圣〕太后虽不权同听政，而事皆稟裁，实多内赞之力。仁圣太后不为干预。凡公事出纳司礼监掌之。奏稟之后，眷送一本于阁老仍为可否。太监冯保掌出纳，或云窃弄威柄。^[2]

应该承认，朴淳的报告是相当详细，而且大体上接近事实的，可见他们对于万历本人、明朝宫廷生活和朝政诸方面，都进行过相当认真扎实的调查研究：既看到童年万历初期表现与隆庆大有不同，又看到李太后对国政的实际影响，以及冯保势力的抬头，但总的说来，对万历本人的反映是好的。这些记载的内容，均表明万历是曾经以一个较为清新和良好的形象开始其政治生涯的。

[1] 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二五，朝鲜宣祖五年，明隆庆六年十月戊辰。

[2] 《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二五，朝鲜宣祖六年，明万历元年正月戊戌。

但又必须看到，幼年的万历曾生活和成长在一个充满矛盾、十分复杂崎岖的境遇之中。嗣位前后的地位骤变，运际迫人，已如上述。但即使在继登大宝之后，他的人生道路仍然是颠簸和多变的。

少年皇帝万历一直处于两种截然对立的帝王类型，两种相互排斥的人生取向，两种不同生活道路的激烈斗争拉锯之中，摇摆于其间。

一方面，他自一出生即受到李氏慈母的督导抚育，这是一个独具识见而教子从严的母亲。她在儿子懂事之初，就亲自管束他刻苦攻读，写字诵文，勉励他振奋为人，极力要将他从朱明皇室的百年腐败中抢拔出来，督责他切勿重蹈其他堕落皇孙的覆辙。特别在万历称帝以后，李太后在这方面的殷切焦灼表现得更为强烈，她毅然使用予夺之权，以迅雷突击的手段，全面改组了内阁的组成架构，大幅度改变了隆庆临终前夕的人事安排，在宫内府内各建立起一套为自己信赖和强有力的辅政班子，重用张居正和冯保以内外夹辅万历，成功地实现了对高拱以及宦官陈洪、孟冲的“收权”。她苦心孤诣谋划出来的重大措置，其中心目的既是防微杜渐以拔除一切不利于万历在位的因素，从最高层入手以拱卫皇权的不受侵犯，同时，也是略带强制地导引万历勉为圣君。张居正和冯保之敢于对万历采取一系列严格的辅导和督责措施，乃是秉承李太后的意图，并恃有她无保留的支持，在初期也确实因此而取得过显著的成效。

还必须充分肯定，万历在童年和少年时期，智商的发达程度和处置政务的能力，都是不低的。他当时头脑清晰，考虑问题细致精到，审阅章奏认真，善于发现存在的矛盾和破绽。以下选录几件他在万历三年（1575）和四年，虚龄十三四岁时亲自批办的案例以说明之：

例一，《明神宗实录》卷三七，万历三年四月癸巳条载：

吏部疏，拟调大名副使陶大顺于湖广。大顺，由兵部职方司郎中升未逾月。至是，上见其名即识之，语辅臣曰：“是数日前方见其领敕，今遽拟升转，何也？”辅臣张居正等对曰：“大顺乃故讲官大临之兄，大临故未几，而大顺子司丞允淳又故，皆未克葬。

大顺因大名去乡远，例不得过家，故以情告吏部，部议量改附近，以便还葬，盖以原官调补，非升也。”上颌之。

例二，《万历起居注》，万历三年十月十九日条载：

上视朝。……直隶巡按御史暴孟奇、张宪翔等各一本奏报审决重囚事，乃万历二年十一月奏进者。上览而怪之，曰：“今北直隶巡按已非孟奇、宪翔矣，何奏本仍是二臣名？又中间日月差谬，何也？”命文书官持疏到内阁，问其所以。少顷，辅臣张居正等入侍奏事，上又面询之，曰：“今年已有旨免刑，何真定巡按又报决囚？且本后称万历二年十一月，何也？”居正等对言：“臣等适阅所奏，乃去年差刑部主事刘体道会同关内关外巡按御史暴孟奇、张宪翔处决囚犯，事完，即具本付刘体道亲赍覆命，非二臣差人来奏者也。”上曰：“即如是，何故至今始封进？”居正又对言：“旧时刑部司属多借审决差便道回籍，科臣于精微批定限率休假至一年，所乃相沿宿弊。此奏盖去年二月御史付之刘体道亲赍，而体道持疏回籍，今以限满复命，故始封进耳。”上曰：“岂有北直隶地坊[方]去年决囚，今年始复命者，宜令该科参看。”次日，奉圣旨：“北直隶地方去年决囚，今年奏报，有是事体否？着该科参看来说。”寻，该科参上。奉圣旨：“刘体道着都察院提了问。差官审决期限，着法司定拟来说。”已，都察院本上，命谪体道外任。盖上于章奏无不亲览，其精察如此。

例三，《万历起居注》，万历四年（1576）四月二十七日条载：

上御文华殿讲读。时，操江御史王篆奏报获盗。上览其疏，指谓辅臣张居正等曰：是疏称“去岁十二月盗劫淮府建昌王，夺其印，而江西守臣匿不以闻，何也？”居正等退，因叹上之圣明，其留心章奏如此。寻，有旨：“这贼情重大，该地方官员如何通不

以闻？吏、兵二部参看了来说。”

例四，《万历起居注》，万历元年二月三日条载：

是日，大学士张居正等奏事文华殿。上曰：昨日常筵，讲《大学》的讲官差了一字，朕欲面正之，恐惧惭。

例五，《万历起居注》，万历四年八月二十一日条载：

辅臣张居正等题，伏蒙发下两京并各省试录共九本，该文书官口传圣旨：“这试录中有称臣者，有不称臣者；所刊文论有一篇有二篇者；其抬头字样，如天命、社稷、明诏等项，有大抬者，有二抬者，何故参差不一，令臣等看详。钦此。”内一一俱有御笔红点，仰见皇上留心文教，甚盛心也。

类似这样的案例，还有若干件，分载于实录、邸抄、起居注等史料文献中。从这些案例可以看到，处在少年时期的万历，确曾一度比较勤政，比较认真地履行过皇帝的职任，能够精到准确地发现并提出问题，不但具有较强的判断能力，往往还能在追查底蕴清楚之后，迅速发出明确的谕旨，作出合乎情理的处理，大体上能做到是非明白，宽严合适。对于一个甫登帝位的少年来说，这是很不容易的。他不但了了于胸，而且察察为明。较大量确凿的史料记载也表明，万历当时实表现出一定的聪慧精明，不但有朝乾夕惕、孜孜求治的志向，而且也有实际的“治绩”。是以当时朝野内外，都对这位新君寄予过殷切的厚望。

如果上文所列举的言论风采和行为活动，真能代表着万历完整的心理性格，真能全面反映着他的人生取向，真能恪守不渝地成为指导他其后生活道路的轨辙，那么，万历本人的历史地位，万历朝以及明代后期的历史就可能是另外一个样子了。

切不可忽视了还有另外一个方面。万历自小也是浸泡在王府和皇

宫特定的糜烂环境之中，耳濡目染的都是他的多代祖先，特别是乃祖乃父不同形式的怪诞荒唐、奢侈懈怠、放荡任性的行为和逸闻。许多被人们斥为荒谬，但却浓姿杂彩、温馨缤纷的官能享受和享乐款式，对于已身居皇太子又转为皇帝的少年万历来说，倒有着很大的诱惑力，甚至难免将乃祖乃父不伦不类的作为，视为是显炫皇家气派和至尊身份的必然和必要。尤其是，不论在《遗诏》和朝议中如何受到非议，而世宗肃皇帝和穆宗庄皇帝，仍然被美溢为“英毅圣神”或“显文光武”^[1]。他们享尽人生的荣华风光，然后“大行不返”，撒手人寰，各留下一铺烂摊子，但一样享受着宗庙的香烟祭祀，而大明的江山居然尚未变色，薪火相传，朱氏的天下似乎还固比金汤，无虞于被推翻被颠覆。在万历的内内心深处，难免萌育着对穷奢极欲纵情享受的向往，潜埋着嘉靖和隆庆的遗传影响。乃祖乃父的幽灵经常在他身边徘徊，在耳畔指引示范。宫廷和朝廷现存的规制，也现成开辟有沿着祖父和父亲老路前行的方便途径。当然，最主要的还在于，万历本人在上述两种帝王类型和两种生活道路的激烈碰撞和争夺之中，将作出何去何从的抉择。

第三节 君臣关系的蜜月期

在隆庆去世之前，张居正与当时的皇太子朱翊钧没有个别的接触机会，朱翊钧亦只以众辅臣中的一人视之，其地位实处于高拱之下。但在壬申政变驱斥高拱之后，居正以联合冯保揭露高拱“擅政专制朝廷”、“蔑视幼主”立有殊功，又因另一辅臣高仪猝死，成为唯一的受顾命并取得宫廷完全信任的大臣，其地位骤然上升，有举足轻重之势。正是隆万之间突兀多变的政潮，将张居正推上万历初元政坛的最中心位置，史称“江陵柄政”的时代开始了。

[1] 《明史》，卷一七，《世宗本纪》；卷一九，《穆宗本纪》。